宋元學案

廌山學案表

游酢　附兄醇　明道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再傳
- 呂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 曾開 —— 從孫 集
- 陳侁 —— 子 長方
　　　　　子 少方　並見震澤學案
- 江琦　別見武夷學案

胡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陳瓘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並廌山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六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廌山學案

祖望謹案廌山游文肅公在程門鼎足謝楊而遺書獨不傳其弟子亦不振五峰有曰定夫爲程門罪人何其晚謬一至斯與予從諸書稍搜得其粹言之一二述廌山學案

梓材案謝山序錄刊本稱游肅公而盧氏所藏槀底作文肅公肅公公或因下卷序錄尹肅公而譌

二程門人　胡周再傳

文肅游廣平先生酢　附兄醇

游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于世所交皆天下英豪先生雖少當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進道時明道知扶溝縣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先生來職學事先生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越州蕭山尉侍臣薦爲太學錄除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忠宣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輒咨之忠宣移潁昌辟自隨爲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爲太學博士忠宣罷先生亦請外簽判齊州丁憂服除移泉州徽宗立擢監察御史出知和州歲餘主祠後知漢陽軍再乞祠後知舒州再知濠州罷歸家寓歷陽宣和五年卒年七十一先生性穎悟有治劇才時修奉祠館編氓困于征調

所至騷然先生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說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雲濠案楊龜山集有先生墓誌稱所著易說等書外復有鳶山集十卷攷之年譜亦合久無完本世所行者乃掇拾各書合為四卷

鳶山遺文

易之為書該括萬有而一言以蔽之則順性命而已陰陽之有消長剛柔之有進退仁義之有隆污三極之道皆原于易而會于理其所遭者時也其所託者義也其所致者用也知斯三者而天下之理得矣斯理也仰則著于天文俯則形于地理中則隱于人心而民之迷日久不能以自得也𡨋行于利害之域而莫知所尚聖人有憂之此易之所為作也伏羲象之而八卦成文王重之而六爻具周公繫之辭仲尼訓其義自伏羲至于仲

尼則易之書不遺餘旨矣蓋將領天下于中正之塗而要于時措之宜也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以研心則慮精以應物則事舉天且助之人且與之而何凶咎之有故曰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因貳以濟民行此四君子之用心也孫莘老易傳序

梓材謹案謝山序錄云從諸書搜得其粹言之一二知是書原底必有廌山粹言而今亡矣姑錄其遺文一條

附錄

筮仕之初縣有疑獄十餘年不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練如素宦者人服其明雲濠案此條爲楊文靖語

伊川曰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又曰游酢讀西銘已能不逆于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又曰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卻恐不變也

游子問謝子曰公于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謂胡子曰可謂切問也胡子曰何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就上面做工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工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 上蔡語錄

呂紫微曰定夫後更學禪大觀間某以書問之云儒道以爲順此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則可以至于聖人佛道去此則何以至于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學後又從諸禪遊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答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攷

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定夫言前輩往往不會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物者自不以爲然也

朱子記先生祠堂曰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詞章皆所親見而聞之者至今尙能誦之其雍容俯仰之閒又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怳然若將復見其人焉

問定夫記程先生語中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朱子曰便是此說中字不著中字之義不如此他說偏字卻是一偏一偏便不周徧卻不妨如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他夾雜王

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薰炙得甚廣

廌山講友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别爲武夷學案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 别爲陳鄒諸儒學案

廌山門人 胡周三傳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别爲紫微學案

侍郎會先生開

會開字天游吉甫之兄也其先贛人徙河南崇寧進士官至刑部侍郎從學廣平日讀論語求諸言而不得則反求諸心每有會意欣然忘食先生天性孝友厚于九族信于朋友立朝遇事臨大節而不可奪師友淵源蓋有所自云

錄事陳先生侁

陳侁字復之長樂人也進士雲濠案先生嘗爲洪州錄事卒于官與陳了翁善了翁謫嶺外先生以書賀之凡數千言由此得罪先生有志伊洛之學乃從廣平游氏受業得其治氣養心行己接物之要故雖以了翁故被譴不改其節晚年遣其二子與王信伯遊所稱唯室先生者也補

教授江先生琦別見武夷學案

曾氏家學胡周四傳

知軍曾先生集

曾集字致虛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有云曾正中字致虛又一條云曾中節致虛並與此異俟攷吏部尚書楙之孫也紹興閒累官知南康軍勤理庶務篤信仁賢先生

承其從祖天游吉甫二先生之學而于東萊爲中表又從南軒

梓材謹案是傳從南軒學案移入以其本承家學也

陳氏家學

講官陳唯室先生長方

陳先生少方並見震澤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六終

和靖學案表

尹焞　材從子　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涑水百源再傳

呂和問——李椿——子季札　別見滄州諸儒學案

呂廣問

呂本中　別爲紫微學案

呂稽中

呂堅中

呂朔中——子大器　子大倫　子大猷　子大同　並見紫微學案

馮忠恕

祁寬

王時敏

劉芮 別見元城學案

徐度——林憲

陸景端——林光朝 別爲艾軒學案

虞仲琳

高材——子公亮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高選

韓元吉——子淲 別見清江學案

邢純

程瞻

蔡迨

子

武子

蔡仍

徐正夫

黃術聖

沈晦

□伯充

羅靖

羅竦

並二呂講友

滕愷

節夫學侶

私淑高閌別見龜山學案

蘇昞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張繹

馮理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蘋別爲震澤學案

並和靖講友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和靖學案

祖望謹案和靖尹肅公于洛學最爲晚出而守其師說最醇五峯以爲程氏後起之龍象東發以爲不失其師傳者良非過矣述和靖學案梓材案是卷黃氏本有作和靖學案語畧今移于和靖傳後

伊川門人胡邵再傳

肅公尹和靖先生焞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祖源字子漸與弟洙並有名世爲洛人

叔材亦以學行顯遊于司馬溫公邵康節之門梓材案此下原有溫公入相材以遺逸薦爲學官康節所謂洛中三賢之一也二十三字以己爲材立傳于涑水學案節之先生既家世耆宿少聞長者之教年二十爲舉子因蘇季明以見伊川紹聖元年發策有元祐邪黨之問先生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伊川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元年諫官范致虛攻其爲程頤羽翼靖康元年五十五歲种師道薦其學行可備講說召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放還明年金師陷洛闔門被害先生死復甦轉徙長安山谷中劉豫僭號以禮聘先生不至夜渡渭水流離至蜀張公浚宣撫川陝館之張公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先

生曰不然好善優于天下乃爲至爾蓋規張公之自是也紹興五年侍講范公沖舉先生自代高宗謂侍臣曰昔召程頤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焞可依例令宜撫司津遣赴行在所先生累辭不得設祭于伊川乃上道其辭有曰有補于時則未也不辱其門則有之至九江諫官陳公輔有疏攻程學先生止不進上奏曰焞師程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于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時張公入相上章復薦詔江州津遣入見力辭高宗曰知卿從學程頤侍卿講學不敢有他也加祕書郎八年除祕書少監每當赴講前一日必沐浴更衣置所講書于案上朝服再拜齋于燕室學者問之先生曰吾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則反之欲以所言感悟

人主安得不敬一日高宗問先生曰紂亦是君孟子何故謂之一夫先生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云獨夫紂洪惟作威高宗又曰君視臣如土芥則臣亦便可視君如寇讎乎先生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曾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謂丞相趙鼎曰朕嘗以此問張九成九成曰才不爲君便是獨夫不如尹焞之明白也解論語以進高宗又謂趙鼎曰尹焞日間所行全是一部論語鼎曰陛下可謂知人矣高宗又問先生卿之粹厚何以臻此先生曰臣但一生不敢作過高宗笑而然之高宗好看黃山谷詩先生曰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何用未幾求去高宗謂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學問淵源足爲後學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以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仍侍經筵

除試大理少卿權禮部侍郎秦檜獨相力主和議先生上疏言其不可又遺書于檜檜大怒既除徽猷閣待制先生言職在勸講蔑有發明當去一貪戀寵榮遂移素守當去二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闇當去三以病乞去更獲超遷當去四國典禮經七十致仕當去五疏上提舉江州太平觀尋遷一官致仕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卒于會稽年七十二疾革門人稱遺表先生曰某一部孟子解便是遺表伊川嘗言尹彥明他時必有用于世又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程門學者龜山與先生最後死先生窮居講論不肯少自貶屈拱手斂足即醉後未嘗別移一處在平江累年所用止有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一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如何恐亦只如此也

先生在經筵每自不安曰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故急急求去然則先生之用于世者固未盡也所著有論語孟子解雲濠案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先生著有孟子解而無論語解其門人王時敏則編所著爲和靖集八卷

百家謹案和靖在程門天資最爲魯而用志最專嘗自云某不逮張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尚未有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然某雖愚鈍他日持守思叔恐不及某伊川然之朱子云和靖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做得成又云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持守涵養處分外親切可知學不在多只在功專志一林拙齋紀問紀

尹和靖先生家居終日竦然家人問饑渴飲食然後唯阿

應之不爾不言可想見其專功靜度矣其後林拙齋之後

有東萊陸子正之後有艾軒皆名世大儒也

和靖說

學者切不可以富貴爲大事富貴儻來之物纔役心于此則不

可爲學矣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孟子說心非說性也

某一日侍坐于伊川請曰某看曾子三省誠而已伊川曰不惫

賢看到此緊要處

孟子說三樂處極好玩味一歸之天二歸之己三歸之人王天

下則果在外也

鄉黨一篇門人弟子寫出一箇聖人之德容學者當潛心焉

中庸自仲尼祖述而下至無聲無臭至矣言孔子之大鄉黨一篇自始至終言孔子之小子思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梓材謹案此與鄉黨云云本作一條今晝爲二條

某昔在涪陵于佛寺居扁坐處曰三畏齋至此復取舊額扁坐榻之前聊以自警後因看人編伊川師說說三畏處曰畏天命不貳所畀付畏大人亦以自畏畏聖人之言以自進德也某不覺愧于中者累日蓋平日以是名齋自謂有深得且如畏聖人之言只是謂道之所在而已又何嘗推得到此乃知伊川凡語言必推用于己自此亦嘗少戒輕爲人解釋聖言也畏大人時

且如端莊而坐亦所以自畏也

某昔在伊川席下有學者來問六十四卦以某觀之皆不須得只乾坤足矣伊川曰要去誰分上使其人曰聖人分上使伊川曰聖人分上一字也不須得

讀聖人之書須是有所自得且如論孟從少知是孔子孟子之書不敢說爾非眞知也要如不知有孔孟而知爲孔孟之說乃所謂眞知爾

梓材謹案原本和靖師說二十四條今別標和靖文集者一條移爲附錄者五條移爲鄗氏師說者二條移爲王氏師說者八條

和靖文集

程先生遺書雖以講說而傳亦以誦解而陋況其所論所趨不

無差謬豈惟無益害又甚焉　進論語序

慈溪黃氏曰程門之傳惟先生最得其正其餘率染異論先生此語蓋有爲而發

宗羲案和靖只就敬字上做工夫故能有所成就晦庵謂其只明得一半蓋以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和靖用得敬一半闕卻致知一半也愚以謂知之未致仍是敬之未盡處也以識仁篇論之防檢似用敬窮索似致知然曰心苟不懈何防之有則防檢者是敬之用而不可恃防檢以爲敬也曰存久自明安用窮索則致知之功卽在敬內又可知也今粗祝敬爲防檢未有轉身處故不得不以窮理幫助之工夫如何守約若和靖地位謂其未到充實則可于師門血脈固

絕無走作也

附錄

先生因蘇昞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伊川敎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先生獨能力行之先生言伊川先生敎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爲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伊川先生自涪陵歸焞日日見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不習无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邪伊川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明道嘗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爾先生初聞之以問伊川伊川曰此事甚大當自識之先生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

應乎曰然

嘗請益于伊川先生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聲某曰譬如鐘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論動靜之際聞寺寺叩鐘和靖曰說著靜便多一箇靜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和靖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一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爲也矣以命爲伊川大賞之

溫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從伊川伊川遣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斬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某以諸公來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差便是悞他一生伊川頷之

初奔蜀止于涪涪爲伊川讀易之地闢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

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又語人曰放教虛閒自然能見道

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于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曰然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

邢叔端一日歸謂先生曰府中諸公謂先生官已四品雖小衫自當用紅鞓帶先生笑曰某已致仕自是無官何用此爲皂帶不足又要紅鞓紅鞓不足又要兼金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

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于君則熱中心一而已移來移去至于熱中則無不爲矣

李泰發曰和靖之學眞所謂絜靜精微補

朱子曰和靖日看光明經一部有問之曰母命不敢違如此便是平日斂衽論父母于道一節便致得如此

黃東發曰和靖雖亦以母命誦佛書而絕口未嘗談禪斯道之賴果不食者也

祖望謹案慈溪黃氏極尊先生謂其能守師門之說而不變也獨其論先生之辭官則曰天生人才分量各殊如先生者實德有餘歷死生患難不變惟兢兢然保其身于無過使當承平羽儀天朝表厲風俗可矣南渡何時忠臣勇

將廢置不用坐觀中原之傾覆一時大臣方且迍邅趑趄强致先生以文太平建武投戈講藝之實恐不其然然是豈先生之所樂聞哉故其第十五辭免狀有曰方今國步尚艱中原未復進退人才當明緩急宜先俊傑以濟艱難白首書生何益事功嗚呼此先生痛心之言豈尋常辭免之云讀之令人太息是黃氏頗以先生之短于經世爲惜也予則謂不然先生之才未必肆應然使高宗果用先生爲相必不斥趙忠簡張忠獻李莊簡及韓劉諸驍將而敬鄂王矣則于恢復何難之有朱子之論龜山與黃氏之論先生大畧相同夫欽宗何嘗能用龜山若能用之則龜山便能用李忠定种忠憲而于規復何難之有惟其用之不

固而但欲置之朝列希太平之自致是則可爲太息者也

和靖講友

博士蘇先生昞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張思叔先生繹

馮東皐先生理 並見劉李諸儒學案

著作王福清先生蘋 別爲震澤學案

和靖門人 胡邵二傳

呂節夫先生和問

呂和問字節夫文靖公夷簡從曾孫弟廣問仁夫主婺源簿率先生以俱又有維揚羅靖仲恭陳叔恭亦來客焉于是李仲參父子得從之遊而滕戶曹愷南夫亦受學焉 參朱子文集

知州呂仁夫先生廣問

呂廣問字仁夫和問之弟南渡始家寧國之太平先生自少儁拔能文年二十卽貢太學登宣和七年進士第授宣州士曹掾歷辟主管機宜文字尋罷屏居黃山之隅怡然若無意于世者以流寓恩監西京中嶽廟遷主德安招輯流亡建學舍以教其子弟官至權禮部侍郎除集賢殿修撰知池州徽州先生少時家貧兄弟奉親至孝聚族數百指無閒言賓客過之疏食菜羹講論道義終日不厭參南澗甲乙稾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別爲紫微學案

計議呂先生稽中

呂稽中字德元本中兄弟行也張公浚宣撫川陝辟爲計議官

尹和靖入蜀先生是依和靖謂之曰吾老矣此事當屬之子學者來問和靖以屬之先生日不殊于吾和靖卒爲誌其墓

縣令呂㬎賓先生堅中

呂堅中字㬎賓本中兄弟行也其官祁陽令胡致堂爲作學宮記稱其服勤和靖左右有年今試之政事先生與馮忠恕祁寬同記和靖語

駕部呂仁武先生弸中

呂弸中梓材案弸中原作朋中誤字仁武東萊郡侯第三子累官駕部員外郎嘗從其兄遊于和靖之門東萊之大父也

知軍馮先生忠恕

馮忠恕字貫道汝陽人也其父東臯處士理與和靖同學于洛

至必同處靖康初和靖被召赴闕先生從之遊紹興中先生爲黔州節度判官和靖寓涪遂畢所學後知梁山軍

隱君祁先生寬

祁寬字居之均州人雲濠案均州一作均陽南渡後寓廬山隱居不仕和靖作論語解稱先生與王呂諸公與有力焉王梍畧庶與之善

祁氏師說

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諭先生言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不著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

請益伊川曰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于趙言下有箇省覺處

梓材謹案此段前後就載伊川學案百家案云此條爲郝居之所記內稱先生則尹和靖也今併歸于此

先生嘗書數句說易曰易之道如日星但患于理未精失于機會則暗于理者也聖人復生恐不易吾之言寬問之先生曰吾看易逆數也故有是說正在未到泰之上六便要知泰之將極未到否之上九便要知否之欲傾也

隱君王先生時敏

王時敏字德修上饒人有師說三卷記和靖之語和靖卒先生爲之立後其教人云學者要識一媿字與恥字一日問難紛然先生曰不必多問但去行取且如理會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

嘗說如此是精如此是一臨了中卻不見朱子嘗以書問和靖之學于先生

王氏師說

先生每與時敏講書必具衣冠或深衣講畢則曰盡誠及物者我也誠之者其在子乎或引呂與叔中庸後曰諸君有意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自爲曉曉無益不幾于侮聖言者乎

先生曰學者不可無師友師道嚴須是友觀易兌卦全說朋友公且看樊遲問仁孔子告以愛人問知告以知人孔子竭始終言之當時樊遲無所進故又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遲復無所進及退而見子夏且以舜湯之事言之然後釋然不復

問朋友之得可謂多矣因言某昔從伊川問不切只是不答若
要切切偲偲是朋友
時敏欲學讀孟子問曰孟子不知誰解得好先生曰無出趙氏
公且看趙氏注因曰某被旨解孟子孟子逐段自說分明今更
不復解但與逐段作一說提其要而已
時敏因侍坐語及孟子先生曰近來看得如何對曰數日看得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先生大聲曰如斯而已矣旣而
曰盡得此便是聖人
先生謂時敏曰賢在此飲食恐粗糲時敏起謝曰時敏田家子
本無食祿分今來分先生祿食大段僭越豈問其粗糲先生大
笑曰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今士大夫好事

治飲食所謂養其小體爲小人因目其左右云

有新第人來見先生退先生爲時敏講論語第七篇呂憲又送改官文字邢叔端舉家甚喜先生曰人心固不足秀才望得解得解望及第綠衫望緋衫緋衫望紫衫何時是已此所謂小人長戚戚因曰前輩各別歐陽公及第後棄其所業與伯祖師魯習古文近來如謝顯道楊中立皆因及第後來歸伊川時敏歸語呂丈呂曰先生長者說話有益某祖父侍講在家亦有新第人來見是親戚不欲言其名久之曰某待將三經新義編成門類以便學者侍講曰公更待應舉耶其人大慚

呂紫微書問釋氏輪迴之說先生謂時敏曰居仁泥于生死輪迴某已作書喻之引潮以喻輪迴實他日見渠作某拜意問渠

今世既做了中書舍人後世更要做宰相輪迴之說佛家之愛便宜也未幾呂再謁至云既無輪迴人何苦爲善而不爲惡先生笑曰只這裏便是私心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生天地中其本甚善幾曾教你爲惡作賤他來得之太虛還之太虛我在何處

先生愛潔淨地有污穢必去之嘗說某只有這些克不去時敎問孔子告顏子克己復禮若非禮之視聽言動亦須如此克耶先生曰是也因言伊川亦如此一領黃紬道服至破亦潔淨嘗曰衣不欲異欲其潔食不欲異欲其精

雲濠謹案諸條所謂先生皆謂和靖蓋德修與韓尚書元吉同師和靖尚書子淲著澗泉日記謂德修云先公友也從呂居仁學居仁薦之尹和靖江西通志云嘗從東萊呂氏遊謂大東萊爾儒林宗派以爲小東萊門人誤矣

提刑劉順寧先生芮別見元城學案

侍郎徐惇立先生度

徐度字惇立睢陽人太宰處仁子也太宰在政府晚譽不終先生獨刻意爲學嘗問和靖曰某有意于學而未知所以爲問和靖曰果有此意歸而求之有餘師又嘗以蘇氏戰栗之說爲問和靖怫然曰訓經而欲新奇則亦何所不至矣先生官至吏部侍郎寓居吳興之弁山嘗與汪文定公議上光堯尊號長于典故之學

雲濠謹案先生嘗著卻埽編三卷陸放翁劍南集有是書跋語

梓材謹案先生又有國記五十八卷陳直齋曰其書詳明頗得中而不大行于世鄞學有魏邸舊書傳得之是吾鄞藏書之最先者

監稅陸子正先生景端

陸景端字子正本海寧人其後居吳父韶之任察官以風流文采爲時所宗先生學于和靖學問精深造履清白橫浦極稱之其任監稅時嘗以書託之常中丞同曰謂稅場體例多貪饕此郎乃能孤立其間中丞試引之座末問以利害當知其所存矣先生官位所至無可攷晚年以和靖之學傳林艾軒見于宋史艾軒傳而失載其名予讀施彥執北窗炙輠乃得之因幷得其說經之言二條亟喜而傳之補

梓材謹案謝山于艾軒學案序錄言陸氏亦從信伯遊是先生亦震澤門人

附錄

施氏北窗炙輠曰子正謂予曰孟子論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伊川則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其下止曰養而無害介甫則以至大至剛爲句以伊川爲句止能形容浩然之氣于直字毫無功用以介甫爲句直字方有力予深喜其說

又曰子正論易曰習坎有孚惟心亨未得其說偶一日閒晝臥乃聞隔壁兩脚夫嘗渡江其一曰錢塘江甚險汝託得此心否某乃撫床而起曰此有孚惟心亨說也舊說君子雖處險而其心常亨其實不然甚與予合

教授虞先生仲琳

高國任先生材合傳

節推高德舉先生選合傳

虞仲琳餘姚人爲孔嘉教授和靖云虞君鄉論甚美于此道信

之極篤每相見多言及此同邑高材字國任高選字德舉皆登

和靖之門

梓材謹案孫燭湖集有云吾鄉有古君子曰高國任及登和靖尹公思齋高公之門思齋嘗作息齋傳寫之詣爾

雲濠謹案高先生選與弟邁皆紹興間登第先生官武當軍節推

尚書韓南澗先生元吉

韓元吉字无咎開封人少師維之元孫學于和靖而友朱子東萊其壻也徙居上饒前有澗水自號南澗翁累官守建州大興學校召爲吏部尚書龍圖學士潁川郡公符離之役南澗以長書上魏公言不可輕舉略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與前日之和異至于決戰夫豈易言今舊兵憊而未蘇新兵弱而未練所恃者一二大將其樵謀智略素不外見有前敗于尉橋矣有近

蹙于順昌矣況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哉非韓信樂毅不可也若是則守且有餘然彼復來攻何得不戰戰而勝也江淮可守戰而不勝其誰守之故愚願朝廷以和爲擬議之策以守爲自強之計以戰爲後日之圖自亮賊之役彼嘗先遣使于我今又一再遺我書矣其信其詐固未可知而在我亦當以信與詐之閒待之魏公不聽所著有南澗集其輯河南師說以和靖居卷首雲濠案先生著南澗甲乙集二十二卷子淲別見淸江學案補

梓材謹案先生子澗泉日記云張子韶在道山時先公得遊其門是先生嘗從橫浦遊矣

安撫邢先生純

邢純字叔端和靖壻也爲浙東安撫官時和靖依之因卒于會稽

縣令程先生暐

程暐梓材案先生乃伊川之孫和靖壻也爲桐廬令和靖嘗依之

縣令蔡先生迨附子武子

蔡迨字肩吾許昌人文忠公齊之孫流落川蜀韓南澗與銓曰以文卷相訪南澗奇之既薦之又作鼎説以送之議論從容有故家典則爲桂陽令以卒其子武子亦俊爽好文參澗泉日記

蔡先生仍

徐先生正夫合傳

黃先生循聖合傳

蔡仍與蔡迨爲二蔡及徐正夫黃循聖不可攷或曰皆從和靖于虎邱補

直閣沈先生晦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遘之孫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給事中從蕭王樞出質斡離不軍金人再攻也與之俱南京城陷張邦昌僞立請金人歸馮澥等因得還眞爲給事中高宗卽位歷知信州明州處州移守婺州又知宣州建康鎭江兩浙西路安撫使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爲廣西經畧兼知靜江府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蓋其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然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參史傳

附錄

朱子曰熹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

最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梓材謹案朱子此語則知元用之于和靖固在荅問之列故為補其傳云

□先生伯充

伯充佚其氏嘗問學道緊要于和靖和靖曰只要閑邪存誠他日又問亦曰閑邪存誠而已他日又問和靖正色責之曰公要許多言語做甚只待要資談柄若只恁做將去自然有所入

附錄

林拙齋紀聞曰伯允嘗作小詩道其欲學問之意貼壁間舍人見之曰莫只做說話了

二呂講友

教授羅仲恭先生靖

羅叔恭先生竦合傳

羅靖字仲恭其弟竦字叔恭故開封人也徙居江都私淑程氏之學南渡初東萊呂和問廣問兄弟以和靖弟子講學婺源先生兄弟適往從焉淵源相合以河洛微言共相發明婺源人呼爲四先生仲恭嘗官教授子讀周少隱太倉稊米集與二羅倡和詩極多且備述其避兵遇賊被毀諸事李似之竹谿集亦有與二羅往還詩然究之莫知先生所以私淑程氏者自何人也

而致之志業竟無有及之者向非朱子之文則先生兄弟泯然矣補

節夫學侶

司戶滕溪堂先生愷

滕愷字南夫婺源人幼穎悟好學邑傳呂廣問兄和問尹和靖高弟也客于此先生與爲師友紹興五年進士調信州司戶參軍以憎傲差考南康軍假道歸迎母就養卒于道朱子稱其才智傑然遠過流輩甚惜之參姓譜

和靖私淑

憲敏高息齋先生閌別見龜山學案

節夫門人胡邵四傳

隱君李鍾山先生䌹

李䌹字參仲婺源人絶意科舉築室鍾山朱子嘗與程洵過之講論極稱其文卒表其墓著有論語西銘解子季札從朱子學

參江南通志

仁武家學

倉部呂先生大器

奉議呂先生大倫

呂先生大猷

呂先生大同並見紫微學案

惇立門人

林雪巢先生憲

林憲字景思會人也初寓吳興後寓臨海從徐惇立遊工詩學韋蘇州九延之楊廷秀嘗極稱之所著雪巢小集二卷先生貧甚壻于賀氏願辭匳田不受則有得于和靖之教者矣補

子正門人

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別爲艾軒學案

國任家學

高先生公亮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南澗家學

庶官韓澗泉先生淲別見滄江學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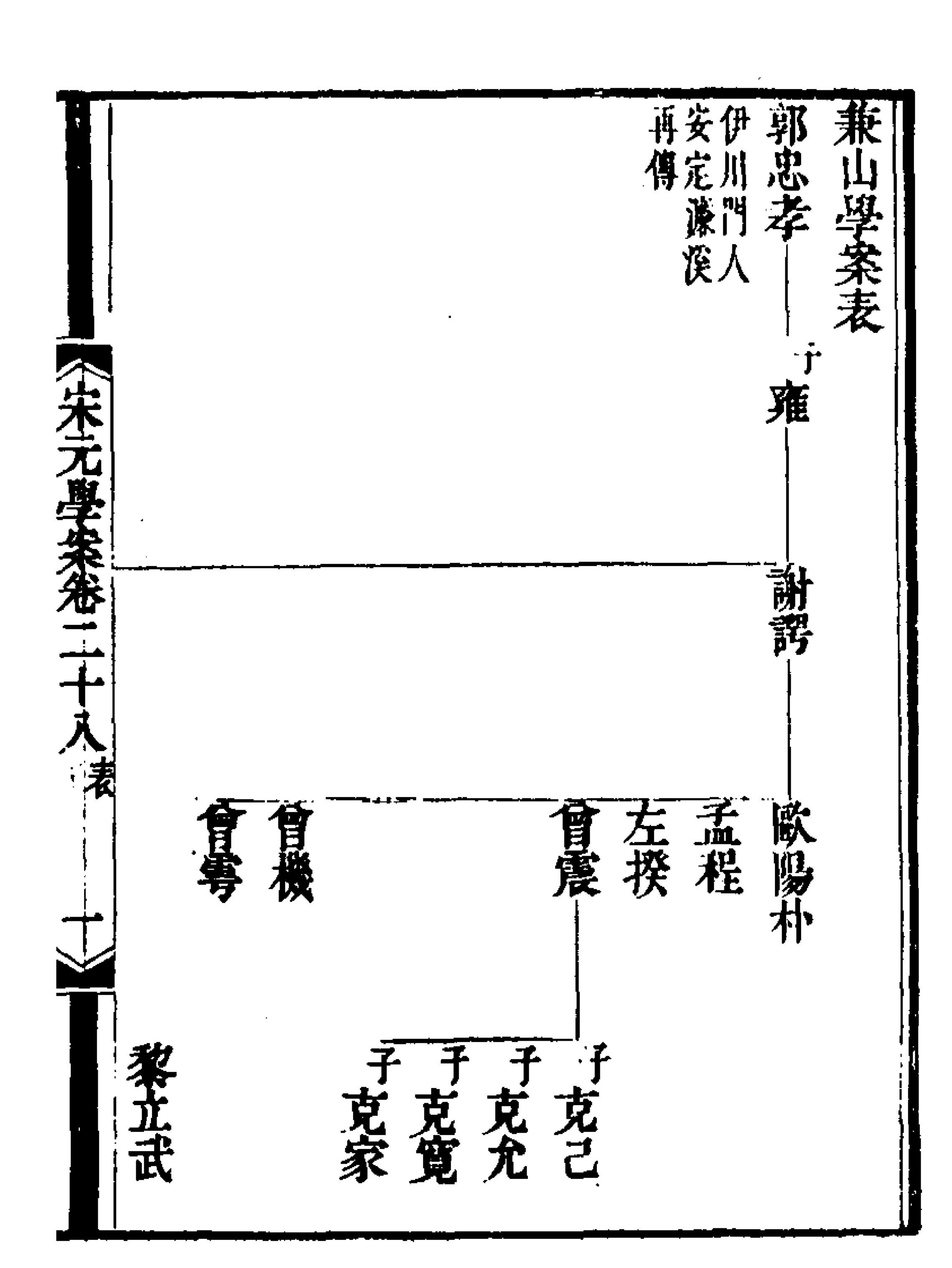
南澗門人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鍾山家學胡邵五傳

李先生季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二十七終


兼山學案表
郭忠孝
伊川門人
安定濂溪再傳
子
雍
謝諤
歐陽朴
孟程
左撰
曾震
子
克己
子
克允
子
克寬
子
克家
曾機
曾雩
黎立武

蔣行簡

邵伯温
兼山同調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兼山學案

祖望謹案兼山以將家子知慕程門卒死王事白雲高蹈終身和靖所記黨錮後事恐未然也郭門之學雖孤行然自謝艮齋至黎立武綿綿不絕述兼山學案梓材案兼山白雲父子及謝先生傳黃氏補本附列伊川學案謝山則別爲兼山學案

伊川門人胡崗再傳

提刑郭兼山先生忠孝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受易中庸于小程子以蔭補官第進士不忍去親側多仕于河南管庫關宣和中爲河東路提舉忤宰相王黼免靖康初召爲軍器少監入對斥和議陳追擊之策謂兵家忌深入若不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復條上戰守十餘事不用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金人犯永興與經畧使唐重分城而守城陷與重俱死之贈太中大夫子雍

附錄

朱子伊洛淵源錄曰郭立之忠孝宜徽使逵之子事見伊川年譜祁寬記尹和靖語云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語之曰子從事于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近思外書云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卽道也又從何道或以問伊川伊川

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今觀忠孝所著易書專論互體卦變與易傳殊不同然其子雍辯年譜所記事甚詳未知孰是象立武曰楊氏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游氏曰以德行言曰中庸以性情言曰中和郭氏中庸說謂中爲人道之大以之用于天下國家又云極天下至正謂之中通天下至變謂之庸蓋兼山深于易故得中庸之義焉兼山登程門終始中庸之道體用之說實得于心傳面命者也程子嘗爲中庸作注至是焚棄而屬兼山以書傳之乃知游氏楊氏所得于師者初年之論也

兼山同調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別見百源學案

兼山家學 胡周三傳

隱君郭白雲先生雍

郭雍字子和兼山之子幼傳父學隱居峽州號白雲先生乾道中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祥薦徵召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孝宗稔知其賢問侍講謝諤曰郭雍學問甚好向曾見程頤否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所傳蓋得于父于是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淳熙中封頤正先生又令部使者就問先生所欲言時年八十有三學者述其言曰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包犧氏之畫得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犧畫為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為君文重為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為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則三四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元

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又觀利牝馬之貞利君子貞則是以四德爲二義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一卦言之則元亨陽之類利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由陰陽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也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也又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爲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爲臣故乾有兩君德而無兩君坤有兩臣德而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下下本坤德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

其發明精到如此卒年九十七

郭氏傳家易說自序

易道冥昧于鴻荒之世包犧氏始畫而明之歷數千年槩見于聖人行事而述作無聞爲文王重之然後煥然成章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迨春秋時大道不行獨卜筮行于世孔子于是作傳大明其道然後天下復知文王之易爲大道之書故自開闢以來力舉斯道而明之者三聖人而止耳觀三聖人之爲心所以曉天下萬世者亦可謂至矣自孔子歿微言復絕至秦漢閒斯道大否漢興諸儒僅能訓詁舉大義或復歸于陰陽家流大失聖人言易之旨正始中王輔嗣一切革去易以高尚之言然輔嗣祖述虛無其辭雖美而無用于天下國家于是易爲空言

矣又非三聖人所謂易之道也虛無之學流弊至今卒無以正之茲大道所以不明歟大抵自漢以來學者以利祿爲心明經秖欲取青紫而已責以聖人之道固不可得而聞也宋興百有餘載有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出焉監前世儒者之弊力除千餘載利祿之學直以聖人爲師斯道爲己任豈非古之所謂豪傑之士也哉其于孟氏之功聖智巧力之間而已先人受業伊川先生二十餘年雍始生之時橫渠明道久已謝世甫四歲而伊川歿獨聞先人言先生之道其所學所行所以教授多見于易與春秋中庸論語孟氏之書是以門人悉于此盡心焉且自周公歿大道不行五百餘歲而得孔子孔子歿百有餘歲而得孟子去聖人世如此未遠而道之難明亦已甚矣況

于孔子歿後千五百餘年而三先生欲力復聖人之道其難矣哉夫先知先覺之士曠世無有將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非三先生之力也歟雍不肖無間甘與草木同腐久矣重念先人之學殆將泯絕先生之道亦因以息惟懼無以遺子孫于是潛稽易象以述舊聞用傳于家使毋忘先生之業道雖不足志則有餘矣孟子所謂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者其庶幾歟

傳家易說總論

上下二經自序卦已分其來尚矣傳者謂今之周易乃孔子所傳文王易也易者體常盡變其用不窮之義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蓋言常道之窮必繼之以變是以通久故易以變通爲義大抵道適變則可用可用則通久而爲易未適變則不

可用非易也太極之道初不可有而易能有而用之者包犧文王之力也是故易者用也用之之書也趣而用之大小不同斯則在人然則變而通之然後盡其利是以論其道則未始繫于聖人及書之有無惟聖人憂患後世之深恐不復聞也故明其道而載之于此自包犧畫八卦而卦之名立文王重之爲六十有四卦然後易之名出焉易之名出然後謂是道爲易之道也是則卦名始于包犧而易名始于文王卦也爻也聖人能畫之重之名之耳因其畫之重之名之故爲作易之聖人作易者作是書也是書之道具于未有天地之初非包犧文王所能作也後世聖人又因文王之易以周題之所以別夏商二代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而不名曰夏商易者時未有易之名故也連山以

艮爲首主名山川禹之功也歸藏以坤爲首成湯黜夏命迨攻自鳴條之義也故孔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周易以乾爲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之道也故繫辭首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繫文王周易之辭也易

皇之道備于帝帝之道備于王非聖人有意于其閒時焉而已書契之作始自八卦而後世不勝其繁者蓋惟天地有萬古不易一定之體而人則生生無窮故自簡至繁是爲人事必然之理上古之時天道勝人人知有天而不知其他也故包犧氏始畫八卦其意若曰是道之一列而有三如是而天如是而地如是而人天道主覆故畫于上地道主載故畫于下人道財成輔

相故畫于中于是自任以財成輔相之道而配天地焉者包犧
畫卦之道也然天道不以天高而大于地地道不以地廣而大
于人人道不以人微而小于天地故三畫皆無差殊要其至也
混而爲一復于太極故名曰卦然則卦者太極之一耳或八或
六十有四曰道曰事大小不同其于太極名易而實存也非若
三才之分太極名實俱易矣是以聖人經以三才而太極分緯
以八卦而太極復一經一緯而六十四卦由之以備天下之能
事畢矣所以太極爲易之體而易者用太極之名太極之道方
其混然一成物莫能破人安得而用之及乎包犧判而三之才
之離爲八文王重而六之離爲六十四然後天下後世以之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始可得而議矣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

于此

八卦之時天道純全故其名卦必備三才之義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爲八卦之名與八者之名所以總謂之卦者凡九字不可以常義膚淺訓釋蓋出于上古之言文王孔子能通之者也雖因孔子以卦之才德言之知爲乾健坤順震動巽入終莫能究其義而後世或謂卦者掛也其言如此豈能盡聖人之意哉大抵易之爲義易通而卦之爲義難得卦也畫也象也蓋自道而一變爲畫因而成象畫象具而成卦使萬世之下復由卦以知象由象以知畫由畫以明道此聖人之意也然終莫知上古之時卦爲何訓乾坤八字出于包犧卦之一字出于包犧之後聖人名之其餘五十六卦及易與元亨利貞皆命于文王凡六

十一名可以意義訓釋其卦名或具三才或在人物或以道德或寓時事命名不同皆可攷而知蓋中古之言後世之所通也上古中古之名于是較然可見則知包犧之畫八卦而已而文王重卦又何疑焉包犧氏之前有聲而無畫包犧之時有畫無字三卽乾也文王之時畫字具有六十四卦之畫卽六十四卦之字後世以易字明故于畫之下重字以明之且包犧氏以天地人之三而其道一故三畫而成一卦畫有奇耦故有乾坤窮則畫變故有六子乾坤六子包犧初不能加損益也天以是示之因以是明之耳故包犧之畫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得于天者亦知地道人道之一也是以三奇爲乾而地道存焉三耦爲坤而天道存焉一奇一耦終不可以成卦也

得于人者邪太極生天地天地生人有天而無地人無得而生也故以包犧之畫在上爲天文王之重在下爲地天地設位而後聖人成能于其中天有氣地有形人得天之氣以生得地之形以成必兼三才而兩之然後人因天地以生矣此文王重卦之義也揲蓍者分而爲二以象兩然後掛一以象三蓋因于重卦之義且包犧之畫爲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爲君文王之重爲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爲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是則謂中爻繫辭曰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故盡人事之變以二三四五爲主初上終始之而已然終始之亦位也故曰六位時成六位成章以上卦

包犧氏畫卦之始其畫雖具三才而卦之天地未判無九六六位之別文王重卦之後然後天地判而有九六人道成而著六位此周公明六爻之義也何謂天地判而有九六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此天地之生數也合一三五爲九天數也天本乾故乾稱九合二四爲六地數也地本坤故坤稱六此列六爻之後聖人稱九六之旨也是以揲蓍之法老陽三十有六揲以四象而得九老陰二十有四揲以四象而得六故九爲乾爻三十六爲乾策六爲坤爻二十四爲坤策此後世聖人衍九六之道也包犧肇三才之微獨畫天卦方知三才爲一道故必文王重卦之後天地上下二卦既具而後九六可生焉九六既生而後大衍之法立此聖人作易之序也何謂人道成而著六

位一卦之象雖備三才而六畫之後聖人道在成能欲用于天下萬世故舍天地而獨明人道是以六爻皆人位其辭皆人事故文王之治同天之載而周公之禮樂法度粲然具備者盡人道也此聖人著六爻之義也繫辭曰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此後世聖人以人道明六爻之說也是則有畫而後可重重而後有九六有九六而後有六位有六位而後可繫辭彖象文言故方畫重九六之際皆統明三才及六位繫辭彖象之後一以人道爲主人道至此而後明矣此四聖成始成終之道也然前乎周公畫卦之時爻具于畫不復重見也至周公列之于下而繫以辭焉易于是始備矣而明其道傳其教者孔子也故必一聖人畫之一聖人重之一聖人列于爻一聖人垂其教則

道無餘蘊矣使包犧重之非包犧也三王之道也使文王爻之非文王也周公之道也聖人隨時之義蓋不然矣故自太極之始包犧象三才之道文王盡三才之義周公列三才之事孔子著三才之教皆隨時之義也然孔子之于文王猶文王之于包犧也周公特終文王之一事耳故古人獨稱三聖者以此

繫辭曰彖者言乎象者也又曰彖者才也乾之彖六奇是也乾之彖言六奇之義也乾之才大而健是也乾之彖言大健之義也故觀乎彖辭則一卦之義思過半矣然先儒以文王卦辭爲彖辭盖以孔子不當自言觀乎彖辭則思過半也此大不然孔子之彖正論一卦之象及釋文王之辭非孔子之彖則卦象與文王辭不可通矣蓋文王之辭旨意深隱出于憂患之言雖使

知者觀之豈能思過半哉必觀孔子彖辭然後一卦之義有思過半之理孔子作彖本以垂法後世欲學者先盡心于彖然後可明重卦之象及通文王之辭則思過半之言乃孔子自明作彖之意及示學文王易之要法也彖

繫辭曰易者象也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蓋以易之意不可得而盡故有象以盡之也意不可盡徒玩其辭皆空言耳如是則不可以訓天下後世而作易之道絕矣此聖人立象之旨也經曰見乃謂之象然則使斯道之可見者無非象也故象非一義四聖人之象不同卦之三畫包犧之象也重之爲六文王之象也爻爲六位剛柔周公之象也在乾則自天行健至于天德不可爲首孔子之象也三六之象以卦爲主六位剛柔之象以爻

爲主孔子之象以辭爲主所主不同其爲盡意一也故辭有不能盡者求之爻爻有不能盡者求之卦則易之蘊無餘蘊矣然則象也者豈爲天爲地爲馬爲牛而已乎天地牛馬有乾坤之象者也非乾坤之象止于天地牛馬而已也故知易之爲書其意其辭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如首腹馬牛之類或時可忘此象之末者也

歐陽文忠公言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王弼爲註亦用彖象相雜之經考費氏傳曰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觀今之易十篇未嘗盡入卦中則非費氏明矣孔穎達言孔子象辭在六爻經辭之後及王輔嗣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

杜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觀此則小象固已先在卦中彖又雜之爻中也其象與大象文言終莫可考以上象

易有彖所以明成卦之才有象所以盡作易之意又爲文言所以釋一卦之辭然獨著于乾坤二卦者言辭在聖人道之易明者也學者考諸彖象智之可及也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又詔賜也告諸往而知來蓋有不勝其言者言之終不可盡學者觀乾坤二卦文言觸類而長之可也文言

包犧畫卦初無繫辭文王孔子之言皆繫辭也故孔子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繫辭焉以盡其言則卦爻之辭皆是也今獨以此上下二篇稱繫辭者蓋卦辭爻辭文王周公之繫辭也此上下二篇孔子之繫辭也又于十翼之中獨此二篇泛論大道爲

諸卦之統要與彖象文言之辭異故獨曰繫辭所以尊崇孔子之辭與文王等也觀其言廣大而備變通而神无思而精皆彖象文言序卦說卦之所不能盡者非聖人孰能與于此哉微此則易道絶矣

何氏謂上篇明无下篇明幾或以上篇論易之大理下篇論易之小理孔穎達言上下無異義直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今觀上篇自天尊地卑至存乎德行篇章相次事理大小皆有條理不可紊亂次章之言皆前章所未盡至存乎德行則易道備矣下篇復起其說前後相次復如上篇是則初爲二篇非後人妄分也

諸儒分章不一孔穎達定以上篇十二章下篇九章然章有甚

大甚小有可分不可分者似不止此二十一章故有文意未斷而章分有才一二句而文意斷不相續者豈能拘以二十一章也

上篇所言多易道之大者與其精微神變之用下篇多卦義及上所未終粗顯之說又不可不明之者則上下二篇略有辨也且上篇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上篇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至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也孔穎達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此豈復爲易之小事然貞觀貞明特引天地日月以明吉凶貞勝之辭非在易

之義又不若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爲易之道也觀此數義則二篇精粗略可見矣以上繫辭

說卦論八卦之道德與其象義情性也然則六十四卦亦有是乎蓋六十四卦各具于文言彖象雜卦之中矣至萬物象類如履之爲虎漸之爲鴻中孚之鳴鶴小過之飛鳥井之爲井鼎之爲鼎皆是也其象不可盡言故于是數卦略明之繫辭曰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斯其所以難言也故曰書不盡言說卦

孔穎達曰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之類皆是也變者反覆惟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八者皆是也此蓋卦變反對之象

先天之學詳矣雖出于變象豈無其序哉故聖人所以序之也八卦之序有二帝出乎震一章八方之序也乾天也一章成卦先後之序也先序八卦于上故序六十四卦于此八卦序包犧之道六十四卦序文王之道也道至難明也聖人判之爲三才離之爲八卦使有目者可見有耳者可聞亦云至矣于是又爲之說爲之序三才八卦之道纖介不遺而言易者尙或滯于空言而乖亂正道或溺于術數之用不明三聖人之大旨斯學者所宜深戒也序卦

卦之性情與其爲德之不同八卦則見于說卦六十四卦則見于雜卦孔子于包犧之道詳盡于說卦皆文王所未嘗明之者故不得不詳也于文王之道則具于序卦雜卦之中其象則見

于諸卦大小象而繫辭上下則兼統之雜卦

附錄

業水心爲蔣行簡志曰郭白雲言艮者限也夫艮有止而無限苟度其末至于無欲也而限以止焉則或可矣然非止之正也

白雲門人胡周四傳

學士謝艮齋先生諤

謝諤字昌國新喻人也幼敏慧而愿慤過目不忘有志聖賢之學成紹興進士攝樂安尉境内多盜先生條上二十策大要使其徒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羣盜盡散移吉州錄事參軍初吉囚死者裹以䕞先生請取船官棄材爲櫝以斂之吉囚無暴骨自此始陳氏訴其童竊財匿民家辭頗過實帥龔茂良怒欲坐以

昇先生列其不然陳氏得免而茂良亦以是知先生乾道四年廬陵饑老幼萬餘守譙門求振廩官吏失措先生植五色旗分部給糶頃刻而定知分宜縣縣負郡十萬緡而歲常賦外又征月樁緡錢二萬先生請于監司免之未得報以丁艱去服除三遷至監察御史卒請免分宜月樁并秀之華亭亦減之力陳義役之便湖州安吉稅絹向用粗絲名曰屑絹有司欲更之先生言安吉已輸絹又輸綾宜稍寬其絹得如故遷殿中侍御史言士大夫習貪忞而廢廉謹習刻薄而鮮寬厚習汰侈而恥節儉習輕率而昧詳審習詐僞而罕眞實習隱蔽而忘忠純宜如成湯制官刑以儆之淳熙十四年除侍御史淮湘夏旱條政事十二失如繫獄之淹如征商之苛如榷酤之羨如經總月樁之算

賂如越州廣德軍之和買又陳論已然之惡爲易見未然之奸爲難知奸者冥于心而晦于迹者也上賑濟七策時孝宗重言路嘗曰學術正則議論正議論正則是非公于是以先生恬靜正大除右諫議大夫次年兼侍講先生奏帝王之學稽古爲先六經皆古也而尙書爲先可以證後世得失上曰人君不知學則自意如唐太宗功非不高恨不知學先生因言事無大小在乎立本救弊而已陛下每言執中果中則自然本立而弊除上曰朕最喜伊尹傳說所學得事君之道先生曰伊傳固善然非成湯武丁信用之亦安能致治嘗因夕對及邊事上有乘機會之論先生對曰機會雖不可失亦戒輕舉上再三稱善一日與先生論性上曰朕每愛孔子相近及上智下愚不移之說簡而

易明知卿嘗從郭雍有得于此郭雍曾見程頤乎對曰雍父忠孝嘗事頤時雍尚幼蓋得其傳于父耳于是加賜雍爲頤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一曰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二曰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三曰畏天之威立德爲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四曰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五曰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爲忌六曰貪吏虐民戒在莫聽奬廉以激捷于號令七曰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訪月問猶恐或遺八曰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九曰亂之所生非止夷狄姦回諂諛尤害于國十曰自治十全可以理外重乃馭輕輙動爲害又論治天下必有家法乃爲長久之計時李后尚未有形迹彰著而先生

若有以默識其微者又乞興人望以聳民聽又陳二節三近之說所當節者宴飲也妄費也所當近者執政大臣也舊學名儒也經筵列職也遷御史中丞會薛叔似等補卿監因言壽皇復置補闕拾遺之官用意甚遠今名還之而實棄之非新政所宜權工部尚書力請祠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得請奉祠紹熙五年卒先生慈祥孝友助以學力志于仁勇于義躬自厚而不責于人雖臧獲亦以忠恕待之嘗曰吾自得頤正先生簡易之說終身用之不盡其在言路務持大體不輕言人過而名德之重人自服之楊公誠齋少許可其所重者晦庵南軒之外必曰艮齋先生是時伊洛之說盛行各有門牆先生為郭氏世嫡顧不言而躬行弟子數百人隨材教之而未嘗與世之講學

者角異同然學者無不稱爲艮齋先生周益公嘗于孝宗前薦先生上曰是所謂艮齋者耶對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知之其爲文得歐曾之法所著有艮齋集四十卷詩書解各二十卷論語解二十卷左氏講義三卷柏臺諫垣奏議各五卷經筵總錄三卷孝史五十卷其餘百數十種晚年嘗居桂山學者或亦稱爲桂山先生朱子嘗過之見其破屋蕭然歎息以爲不可及

艮齋先生語

艮者聖人之止无妄聖人之動

人之立志要以聖賢自期毫末私意不介胸中然後能與聖賢相似

有直諫有寓諫直諫者言之難受之尤難寓諫則易
無逸嗣王其監于茲監之一字帝王治功根本由三代以監戒
之辭爲常所以治多而亂少

艮齋二銘

仁義忠信盡無常名由近而推則勇于行
出門萬里其塗蕩蕩用震以乾是曰无妄

知州蔣先生行簡

蔣行簡字仲可永嘉人也于薛公艮齋爲寮壻在婦翁孫汝翼
帥幕中亦嘗聞袁氏之學而其後歸于郭氏以進士累官滁州
判完顏亮南下督運天長或言敵兵至矣同行者欲棄芻茭而
逝先生曰毋遽走急燔之敵見火大起不進已而有以擅芟芻

劾之者制使劉錡曰此眞知兵也知海鹽縣太守謂曰縣壞久
應輸州用經總數巨萬得材令償補足乎先生正色拒之已而
一切節省舊欠竟補而新錢亦且有餘及季年餘錢逾萬通判
行縣知之促令具鈔先生曰此夏稅錢代者事耳通判曰使君
方以善理財薦君何必留錢爲後人先生駭曰善理財豈美名
歟通判慙而止還朝上所著樞言五十篇通判興國大旱且疫
空常平以救之徧施醫藥嘗夜半宿村舍累官知沅辰澧靖峽
五州王周兩丞相皆知其惠政欲留爲郎先生辭曰重內輕外
今之陋也吾老矣不任朝謁知常德府入對爲光宗言百姓困
悴可哀果闕大軍錢比他郡獨重峽州茶租均之客戶興國馬
料繳于五等衙袁歲取麴引贛吉曰蔽賦罰江東白收板帳湖

南倍折冬苗夏絹和買已非正賦復有軍衣和買糯米科折匕爲省務復有覆紐價錢此類閒一知十民何以堪今大吏無不言州縣窘迫以臣所見誠有窘迫之縣曾無窘迫之州占吝公事視同己物狠心不厭雖與數州窘自若也臣欲擇朝士曉暢民事者先于一路考財賦所從孰經常孰橫斂某創支者一切論奏鐫除光宗首肯之令送中書會留衛公去不行已而知處州以忤權貴人貶二秩罷論者謂使先生入對之言得行不僅一方之利也而并一州亦不得伸其志可悲矣初郭白雲隱長陽先生將出峽邀之相見于白羊問以得于兼山最要者曰所得在艮艮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之命我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先生謝教有白羊問答

艮齋門人　胡周五傳

縣令歐陽先生朴

歐陽朴新喻人也艮齋高弟知衡陽縣嘗作艮齋事實者也

孟先生程

孟程豐城人也少時筆力豪俊艮齋諭之曰詩辭特游士之雄耳先生卽改事經術卒爲儒者

左先生揆

左揆字正卿永新人也嗜學進進艮齋爲作務本齋銘

司戶曾東老先生震

曾震字東老吉水人也結髮不弄不妄艮齋雅稱許之晚以試集英得官艮齋勉之曰官無小政無不可爲君臣之義不可廢

也累調廣州司戶而卒所著有翠玉集

梓材謹案楊誠齋志先生墓云曾其姓括其名禹任其字也一字伯貢後更名震字東老據此則伯虞名機者當即其弟霈之原名蓋伯虞仍以原名行耳

曾靜庵先生機

曾機字伯虞吉水人也艮齋嘗稱之曰靜敏寡言不事表襮既累試未有遇曰學之弗殖則我咎殖而弗稔復誰咎哉所居對玉笥諸峯怡然觴詠揭其居曰靜庵周益公銘之曰不出戶庭能定能應晚得末疾謂來問者曰大塊勞我以生逸我以疾所著有靜庵集十卷最稱艮齋高弟云

曾先生雩

曾雩與霈皆東老震之弟東老築文友詠歸二堂旁招明師躬

幸二弟與其子問業楊誠齋稱其父子兄弟講書醲郁誦音絃聲洋洋如也惟先生早卒參楊誠齋集

梓材謹案寓菴靜庵之改名謝山藁底于艮齋傳簡末標云三曾兄弟當是弟子司戶靜庵而外其一即先生也

東老家學　胡周六傳

曾先生克己

曾先生克允　合傳

曾先生克寬　合傳

曾先生克家　合傳

曾克己克允克寬克家東老子皆嗜學參楊誠齋集

二郭續傳

司業黎所寄先生立武

黎立武字以常新喻人擢進士第三人歷國子司業官祕省時

閱官書愛二郭氏中庸郭遊程門新喻謝尚書艮齋仕武夷嘗

傳其學先生由謝溯郭以嗣其傳號元中子

雲濠謹案江西通志先生咸淳四年進士累官文華閣待制考試臨川得吳澄時稱其知人自號寄翁學者稱爲所寄先生與文山疊山相友善建金鳳書院以淑後學

宋元學案卷二十八終